

·哲学研究·

# 自由的深渊：齐泽克对晚年谢林思想的阐释

李西祥

[摘要] 齐泽克的《自由的深渊》和《不可分割的剩余》集中阐释了晚年谢林思想。通过对谢林的手稿《世界时代》的解读,齐泽克指出在谢林思想中存在一个先于开端的深渊即自由的深渊,而这一自由的深渊与黑格尔的“世界之夜”是一致的。在《不可分割的剩余》中,齐泽克论述了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指出二者拥有德国古典哲学共同的“基础运作”,即无序相对于有序的先天地位,无序是有序的基础,而这一“基础运作”只能通过拉康精神分析来说明。在《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中,齐泽克坚持并深化了对谢林和黑格尔关系的阐释,说明晚年谢林和青年黑格尔在思想深处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又为拉康所接受,因此,拉康精神分析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谢林哲学思想是拉康精神分析哲学思想的先驱,这为我们正确理解谢林思想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 齐泽克;谢林;黑格尔;自由的深渊

[中图分类号] B516;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26]02-0153-10

齐泽克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旨趣在于以拉康精神分析思想解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在学术界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们往往强调黑格尔在齐泽克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性,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其他哲学家在齐泽克思想中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实际上,齐泽克认为,在从康德开始,中间经过费希特和谢林,最终到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序列中,一条隐秘的线索始终支配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齐泽克对谢林思想的关注,特别是对晚年谢林思想的关注引人注目。齐泽克曾专门写了《自由的深渊》和《不可分割的剩余》两部著作来评述谢林的哲学思想,并在写《自由的深渊》时翻译了谢林的《世界时代》。在对齐泽克思想尤为重要的《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中,齐泽克也不时触及谢林的思想,并对谢林与黑格尔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那么,为什么谢林如此重要呢?齐泽克主要关注谢林思想的哪个方面呢?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以齐泽克的《自由的深渊》《不可分割的剩余》《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中的相关论述为依据,解读齐泽克对晚年谢林思想的阐释,说明在齐泽克看来晚年谢林和青年黑格尔在思想深处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又为拉康所接受,因此,拉康精神分析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

## 一、《世界时代》：自由的深渊与主体的黑夜

《世界时代》是谢林晚年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所探讨的关键问题是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从一种充足理由律的束缚中,从因果性中挣脱出来而获得自由。用拉康-齐泽克式的语言来说,谢林实际上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是如何可能的。齐泽克敏锐地发现,谢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颠覆了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常规路径,也就是说,谢林并不是要问,在充足理由律或因果性的条件下,如何脱离这种充足理由律和因果性而进入自由,而是从相反的方向来思

作者简介:李西祥,男,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BZX03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1)的阶段性成果。

考,即我们是如何进入充足理由律和因果性的。齐泽克写道:“谢林的解答包含了对这一谜团条件之前所未闻的颠倒:如果被解释的事情不是自由,而是理性链条的出现、因果链条的出现,又会怎样呢?或者,引用谢林自己的说法:‘整个世界完全陷在理性之中,但问题是:它最初是怎样陷入理性的?’”<sup>①</sup>因此,这个自由之谜被谢林颠倒为理性之谜、因果性之谜。也就是说,在谢林看来,本来存在着的应该是混乱、无序和非理性,而从它之中产生出了理性、秩序与和谐,这是如何可能的呢?按照哲学史的一般看法,这种理性、秩序与和谐应该专属于黑格尔,因为黑格尔被认为是一个理性主义哲学家,一个泛逻辑主义者,在他那里,绝对精神消解了一切不和谐因素,谢林这种思路显然指向了黑格尔的反面。因此齐泽克认为,后黑格尔思想家的思想都能在晚期谢林那里找到其根源。“整个后黑格尔群星——从马克思主义到作为最终存在视域的有限性和时间性的存在主义概念,从解构主义的逻辑斯自我在场的‘去中心’到新时代的反启蒙主义——都能在谢林晚期哲学中找到其根源,这点现在是显而易见的。”<sup>②</sup>

在《世界时代》之前,谢林已经开始了自由的探讨。按照齐泽克的解释,在《对人类自由本质和相关问题的哲学研究》中,谢林指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人们要说明恶之可能性,就上帝之完整存在和他的存在之基础的晦暗、不可穿透而言,人们必须将绝对对自身的断裂预设进上帝之中。伴随着典型的思辨冒险,谢林在上帝自身中定位了开启恶之可能性的断裂”<sup>③</sup>。齐泽克认为,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上帝自身并非上帝,上帝自身包含了不是自身的东西,即在上帝自身中而非上帝自身的东西,也就是说,上帝自身是内在分裂的。齐泽克将上帝的这种晦暗的、不可穿透的基础理解为上帝本身的内在否定,它总是阻碍着上帝成为其自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帝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自我的同一性。这个基础是一个悖论性的角色,起着悖论性的作用,它既是使上帝成为上帝的东西,又是使上帝不可能达到自身完满的东西。齐泽克写道:“在其核心处,上帝需要这个外在的身体,因为没有这个最小的收缩性力量,上帝就不能成为自身——悖论性地,永远阻止着上帝自身获得其完满的自我同一性的也是这个其自我性不可穿透的内核本身。”<sup>④</sup>因此,谢林的这个作为存在基础的东西,就是从内部破坏和腐蚀了存在的东西,这个存在正因为这个基础的存在而成为存在论上不一致的。谢林将存在和其基础的这种关系设想为完美和不完美的关系,在这里完美需要不完美。齐泽克写道:“谢林第一个将存在(完全现实的上帝)和存在的单纯基础(缺乏现实的盲目斗争)作为完美和不完美而对立起来,然后继续将二者视为补充性的,并把真实的完整性视作二者的统一,似乎为了肯定自身,完美自身需要不完美。这也就是世界上存在着恶的原因:因为完美对不完美的反常的需要,似乎完美与不完美的交叉比完美自身更完美。”<sup>⑤</sup>

不难看出,齐泽克从谢林对上帝和存在的这种解读中,看到了核心空洞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于上帝、存在和完美来说,总是需要一个核心的空洞,它们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空洞建立起来的。齐泽克进而指出,这就是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谢林版本。在“实体即主体”中,实体是上帝、存在和完美,而主体则是洞穿了实体的洞,是不完美,是核心的空洞和短缺。齐泽克认为,谢林在这里实际上将基础和存在的关系性化了。从拉康的性化公式看,主体、基础是非-全,是女性的,而实体、上帝和存在是男性的,是以例外为基础的普遍。这种女性的非-全只能作为背景而不能走上前台,一旦走上前台,这种非-全就变成了疯狂,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就将谢林引向了黑格尔的“世界之夜”这一在齐泽克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在黑格尔耶拿

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本文所引该书的部分译文参考英文版略有改动,下同。

②[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③[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9页。

④[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⑤[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时期的著作中,他将自我、主体描述为“世界之夜”,这一“世界之夜”的形象构成了黑格尔主体的基本维度,只有在此基础上,逻辑斯的世界、符号世界和人类的现实世界才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作为“世界之夜”的主体隐喻实际上与启蒙理性传统中的主体是断裂的,后者将主体看作理性之光,而前者则是理性之光的确切的对立面,即黑暗,是向疯狂的返回。然而,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种主体性的疯狂,而在于如何克服这种疯狂以达到现实,达到正常。齐泽克写道:“这种向自我的退缩,这种与世界的连接的切断,伴随着符号宇宙的建构,主体把这种符号宇宙的建构投射进作为一种替代构成的现实,这种现实补偿了我们的直接的、前符号的实在的丧失。”<sup>①</sup>用拉康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种符号宇宙的建构,这种替代构成的现实的建构,就是实在界的符号化过程,也就是实在界如何转变为现实的过程。通过这一论证,齐泽克指出了黑格尔的“世界之夜”的谢林本质:“因此,作为主体性的女性内核的黑格尔‘世界之夜’概念是深刻的‘谢林式的’,因为它颠覆了理性之光与物质之不可穿透的黑暗之间的简单对立。”<sup>②</sup>齐泽克指出,谢林这一洞见一直延续到其晚期的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齐泽克尤为重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颠覆性力量,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颠覆现实才得以出现。从潜能到现实的转换,是潜能本身的一种颠覆,这种潜能先于现实,在其颠覆之前,潜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潜能,是不和谐的、缺乏现实稳定性的纯粹潜能领域。齐泽克认为这种潜能的颠覆生成现实的逻辑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洞见”:“在此存在着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洞见:实在的、物质的世界不仅仅是以普罗提诺的流溢模式的超感性理念的(扭曲的)反思,而是包含了理念之间的真正等级关系的暴力颠覆。”<sup>③</sup>在齐泽克看来,正是这种颠覆性构成了德国唯心主义体系的关键特征。也就是说,德国唯心主义虽然构建了一个严密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本身就包含着理念之间的颠覆性,正是这种颠覆性为德国唯心主义的自由理论提供了可能。齐泽克写道:“‘体系’,在德国唯心主义的确切的意义上,是无所不包的总体性,因为它包含/限制了其自身的颠覆:在一个‘体系’中,A和B,较高原则和较低原则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在B的领域内,它们真正的关系被颠覆时,即A从属于B时,才能实现。”<sup>④</sup>这种体系的特征可以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为例进行论证。在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中,主体本来隶属于实体,但是真正的主体性恰恰在于颠倒这一隶属关系,使实体隶属于主体。最高的主体性就在于,无论我所在的实体如何,我都要为反对这种实体而行动,即“我想要这个,即使全世界都毁灭”这一极端行为。齐泽克认为,这种颠倒不仅是谢林和黑格尔哲学的特征,而且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包括费希特哲学和康德哲学也都具有这种特征。“由此,主体、自由和体系是同一种颠覆姿态的三种名称。”<sup>⑤</sup>

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对颠覆的解释中,齐泽克认为最好的途径就是从他们对开端问题的解释来理解这种颠覆。齐泽克的基本判断是,谢林断言在开端之前并不是无,而是存在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驱力及其旋转运动。齐泽克写道:“概言之,谢林的根本论题是,真正的开端(大写的开端)不在开端处:存在某种先于开端自身的事物——一种旋转运动,其恶性循环被开端本身即决定的原初行动以一种类似切断戈特尔之结的姿态打破。”<sup>⑥</sup>开端是一种打破原初存在的恶性循环的决定姿态,而在这个开端之前,存在着的并不是空无,而是本能的永恒旋转运动。那么开端是如何发生的呢?谢林认为,开端的关键在于语词(道)的出现。如同拉康的符号阉割概念所指明的,语词具有极端重要性,人们在语词中被阉割了,正是这种阉割将人们符号化,人们从实在界进入符号界。那么,语词是如何发生的呢?齐泽克指出,这只能以驱力的旋转运动并非原初事实为条件:“它的发生只能在以下

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②[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③[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④[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⑤[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⑥[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条件下发生,即先于开端的驱力之旋转运动自身并非原初的、不可超越的事实。”<sup>①</sup>驱力的旋转运动、驱力的漩涡并非原初的事实,在它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深不可测的X,这个X以某种方式收缩了驱力的漩涡。按照齐泽克所说,谢林虽然承认在开端之前存在着驱力的旋转运动的漩涡,但也为它作了一点补充,即在驱力的旋转运动之前是无,但这个无不是一个一般的无,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无,是一个具有确切地位的无。齐泽克写道:“先于基础(Grund),只能存在一个深渊(Ungrund),就是说,远非一个单纯的空对象(nihil privativum),先于基础的‘无’是一个代表了作为纯粹自由的深渊的‘绝对冷漠’的无,这种纯粹自由的深渊还不是某种主体的述谓,而是某种非个人的意愿无的意志(Wollen)。”<sup>②</sup>

在这里我们看到,自由的深渊就是某种“意愿无”的意志。按照齐泽克的分析,这种“意愿无”的意志或者自由的深渊就是上帝,是收缩了存在的纯粹自由的上帝,它以一种命运般的盲目必然性收缩了存在。“尚未收缩存在的作为纯粹自由的上帝严格来说并不存在。”<sup>③</sup>然而,伴随这种收缩而来的,是一种相应的对抗性的膨胀力量。因此,收缩了存在的上帝,就处在收缩和扩展的对立之间,就像某种陷入了陷阱的动物一样,就像被套在某种越是挣扎就套得越紧的套子中的动物一样,上帝陷入了永恒的疯狂之中。齐泽克认为,这是谢林为焦虑所提供的定义。“谢林在此提供了一个精确的焦虑的定义:当主体同时体验到关闭自身、完全缩回自身的不可能性 and 开放自身、进入他者的不可能性,以致陷入到一种律动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种创造—扩展—外在化自身的企图都崩溃回自身时,焦虑就出现了。”<sup>④</sup>这一焦虑的、疯狂的上帝,是存在之前的上帝,它不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而是唯我论的疯狂的上帝。谢林的这一处在收缩和扩展之间的上帝,正是黑格尔的对立面的同一的另一种表达。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曾经指出,在实在界中,对立面是同一的。谢林的这一处在收缩和扩展之间的上帝,就是实在界的上帝。谢林强调,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我们所看到的美好的表象,都是以这种收缩和扩展之间的对立同一为基础的,都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这正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见解,即实在界通过幻象建构而成为现实,但这个现实只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实在界在某种条件下会暴露出本来面目,正如生活中的意外发生时那样。由此我们看到齐泽克实际上将晚期谢林与黑格尔和拉康贯通起来,而这一贯通的核心在谢林那里是上帝的疯狂的自由深渊,在黑格尔那里是主体的世界之夜,而在拉康那里则是实在界。在《不可分割的剩余》中,齐泽克继续探讨了谢林的这一思想,并重点探讨了谢林作为消失中的中介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 二、《不可分割的剩余》:谢林作为消失中的中介与黑格尔

齐泽克对谢林《世界时代》的这种解读使其可以将谢林与黑格尔联系起来。在《不可分割的剩余》的“导言”中,齐泽克对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作了简短而清晰的说明。齐泽克首先通过谢林的“精神的肉体性”概念将其与马克思连接在一起,将“精神的肉体性”概念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联系起来。拜物教是一个宗教概念,在犹太人那里,拜物教就是金钱,而在纯粹精神性的异教徒那里,拜物教就是对鬼神的敬畏。在商品世界中,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实际上最终指向了金钱。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分析具有深刻的谢林式的特征:“马克思的观点在这里是深刻的谢林式的:没有精神-鬼魂就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化的物质’的淫秽幽灵就没有‘纯粹的’精神性。”<sup>⑤</sup>谢林一方面强调肉体的精神因素,另一方面又强调精神的肉体因素,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实际上强调了在商品这个物中包含了精神因素,即商品被精神化了。而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则强调了精神的物质化、肉体化。因

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②[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③[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④[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⑤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4.

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是对立的。

那么,在当代世界,谢林的理论有什么重要现实意义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齐泽克反对这样一种主流的看法,即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反逻辑主义是理念的自我运动,黑格尔只能理解概念中的事物,而不能理解事物的偶然存在,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偶然的東西都被消融在理念的必然性之中,而谢林将一个裂隙引进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开启了有限性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谢林和黑格尔对善与恶的不同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恶被消解于善的中介中,恶是善的从属环节。而在谢林那里,恶从来不能被善所扬弃。但是,在齐泽克看来,这种主流观点是错误的,这是齐泽克理解黑格尔和谢林关系的第一个前提。齐泽克指出,在谢林和黑格尔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即谢林和黑格尔都在某种“错误的形式包装”之下具有某种颠覆性姿态。齐泽克写道:“我们的论题是更为复杂的:在黑格尔那里,以及在谢林那里,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错误的形式包装’之下隐藏了,同时也包含了闻所未闻的颠覆性姿态——在此存在着我们的最终前提——它在二者中是相同的。”<sup>①</sup>齐泽克解释说,这种“错误的形式包装”即表面上看起来谢林是非理性主义的、黑格尔是理性主义的,其实是绝对唯心主义的。齐泽克指出其理论意图在于勾勒出这个颠覆性的轮廓,而两种对黑格尔和谢林的传统解读,即两种“错误的形式包装”都只是在躲避它。齐泽克理解谢林和黑格尔关系的第二个前提是,只有通过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才能达到这个颠覆姿态。在对《世界时代》的理解中,齐泽克认为谢林的这个未完成的草稿属于唯物主义思想系列,包括从卢克来修的《物性论》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到拉康,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未完成性。它们虽然是未完成的,但是具有丰富的生产性。谢林也属于这个系列,齐泽克指出要将谢林解读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然而,谢林何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难道谢林不是首先被看作一个唯心主义者和神秘论者,一个前科学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神智学者吗?齐泽克援引列菲伏尔的看法指出,在谢林那里,在其非真实中包含着真理,因此我们必须从其非真实中发现真理,而不是试图舍弃其非真实而发现真理。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谢林是悖论性的,谢林既超越了其时代,又落后于其时代。在齐泽克看来,谢林似乎同时讲着三种语言,即“思辨唯心主义的语言”“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神智学语言”和“偶然性和有限性的后唯心主义语言”。<sup>②</sup>正因为如此,齐泽克认为,谢林和拉康之间存在着某种隐蔽相关性。齐泽克写道:“一方面,谢林是宇宙的前现代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性化观点的最大代表;另一方面,只有一条细得不可见的线将其与以一种完全后现代的方式对性关系之不可能性的公开肯定分离开来——这种不可能性是宇宙的实证存在论成分的根本失调,是被干扰的平衡。”<sup>③</sup>

在《不可分割的剩余》的“保卫黑格尔的谢林:消失中的中介”一节中,齐泽克探讨了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在齐泽克看来,在谢林和黑格尔那里,存在着一种德国唯心主义所共有的运作,正是这种共有的运作使谢林和黑格尔取得了某种一致性,这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运作”。那么何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运作”呢?在齐泽克看来,这就是在任何的普遍、理性、智慧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疯狂、非理性的东西,进而言之,任何理性建构和概念都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偏见的。齐泽克写道:“说没有任何概念是完美的、中立的,它没有以一种无偏见的方式理解现实,这是不够的;不如说,要点在于,‘偏见’的地位是先天的,结构上的。”<sup>④</sup>齐泽克认为,这种偏见的先天地位实际上就是无序对有序的先天地位,或者说是实在界相对于理想的先天地位。先天是无序,是混乱的状态,而秩序是一种暴力的强加。齐泽克写道:“无序是秩序的可能性条件,不仅仅是在秩序的概念

① 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6.

② 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8.

③ 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8.

④ 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76.

本身,只有在一般无序的概念背景上作为一系列限制无序的局部企图才是可以思考的这一意义上——最高的无序,‘自然平衡’的最高的打破,就是(偏见的)秩序的强加本身。”<sup>①</sup>为了说明德国唯心主义的这种“基础运作”,齐泽克的策略是透过拉康这一棱镜来看黑格尔和谢林。这个拉康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符号阉割的拉康,即人们为了正常必须进行符号阉割,人们必须丧失某些东西等等,而是剩余快感的拉康,也就是说,拒绝快感恰恰给人们带来了快感剩余。

对拉康的主流解读是将其解读为符号阉割的拉康,解读为传统哲学的一种变体,拉康哲学就是精神分析的哲学。但这实际上主要是拉康早期的思想,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拉康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一旦我们进入符号领域,也就是进入语言领域,我们也就永远失去了原初的对象即原初的“母子一体”而进入了符号界,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欲望对象都是原初对象的替身。这一领域是符号的领域,也就是现实的领域,是欲望的领域。这种解读有其道理,甚至拉康也常常禁不住诱惑而停留在这一领域。但是,在齐泽克看来,这是对拉康的一种扭曲。关于这种主流解读,齐泽克写道:“有些直白地说吧,我们在此所涉及的是拉康的‘唯心主义’扭曲:对这种欲望,其建构性的短缺,如此等等的‘唯心主义’问题式,人们应该以驱力的实在界的‘唯物主义’的问题式与之对立。”<sup>②</sup>简单地说,相对于学界主流重视早期拉康思想,也就是符号界的拉康和欲望领域的拉康,齐泽克所重视的是晚期拉康,是实在界的拉康和驱力领域的拉康。

对拉康思想在欲望和驱力之间的这种区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早期拉康那里,精神分析治疗结束时的结果是主体化,即主体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是负债的,只是这些罪恶和负债在日常生活中被抹除了,只要认识到这一点,精神分析就结束了。而在其后期思想中,是主体的匮乏,即在精神分析结束时,主体消除了其罪恶感和负债。主体化意味着我们将偶然性的命运内在化、符号化,并赋予其意义;与之相反,主体的匮乏是承认我们的遭遇完全是偶然的,是无意义的。齐泽克写道:“在精神分析治疗的结束,被分析者必须悬置符号化/内在化阐释和寻找‘更深刻的意义’的迫切;他必须接受在他生活日程之外的创伤性遭遇是完全偶然的和冷漠的,它们并不赋有任何意义。”<sup>③</sup>例如,在爱的遭遇中,我们总是赋予爱的偶然性遭遇以意义,但是精神分析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爱的遭遇完全是无意义的,是纯粹偶然性的。

在主体和大他者的关系上,欲望与驱力的区分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哲学的认知。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哲学,都是将主体看作负罪的、负债的,是短缺的主体。而精神分析对欲望和驱力的区分、对符号界与实在界的区分使我们认识到,不仅主体是短缺的,而且大他者也是短缺的,而终极的大他者是绝对的,是上帝,因此,这就向上帝、绝对自身之内引入一个裂隙、一个短缺。这也是谢林的思想。齐泽克写道:“正如谢林所强调的,绝对自身被分裂为其真实存在和其存在之不可穿透的基础,以致上帝自身,以一种前所未闻的方式,似乎在抵抗一种理想的完全实现——这种将分裂置换进绝对自身的做法,使我们摆脱了负罪。”<sup>④</sup>而黑格尔比谢林走得更远,他强调上帝自身和其基础的完全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无限判断即“精神是骨头”所表达的意思,这就使我们再次回到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问题,即“基础运作”问题。

要理解德国唯心主义的“基础运作”,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唯心主义。齐泽克把这种唯心主义称作哲学唯心主义或本真唯心主义。不同于康德式的直观,这种直观认为我们所看到的现实超越了我们的理性认识,因此我们在总体上理解现实时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真正的唯心主义认为,事物、现实的二律背反来自我们的理性。齐泽克写道:“远非在我们理解的二律背反的根源处,有限的、时间性的现实自身是因为理性而出现的,在其内在的运动中,陷入了不一致,并且只要理性不将其释放出

①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76.

②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97.

③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94.

④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98.

来,它就继续存在。”<sup>①</sup>齐泽克用康德的规范性观念和建构性观念之间的区分来说明本真的唯心主义。在康德那里,正是通过我们的规范性观念,外在的现实才向我们展现为一个一致性的现实。这就像在现代的电影中,我们通过人工的镜头来补充现实的镜头,使现实成为完整的,如果去掉人工镜头,那么电影场面的和谐性就会瓦解。齐泽克写道:“这就是本真的唯心主义如何克服理念与现实的対立的:理念并不只是‘内在化’‘吞没’‘消解’了外在现实,如此等等——毋宁说,要点是,正是理念的补充使一致性的现实从经验-感性的表象的混乱中出现。”<sup>②</sup>齐泽克认为,这就是黑格尔的“完整的观念规定”所意指的东西。“当对象在其观念中被完整规定时,它就变成了现实的部分;它实际上就存在。”<sup>③</sup>这就解释了在拉康那里大他者是如何出现的。在拉康那里,主人能指发挥了和康德的理念、黑格尔的观念相同的作用,通过一个主人能指,符号秩序把前符号界的混乱实在界建构为符号界,于是大他者就出现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谢林和黑格尔的“错误的形式包装”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基础运作”,齐泽克的主要意图在于说明谢林和黑格尔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德国唯心主义或观念论的“基础运作”,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一个混乱的实在界是如何被构建为符号界的,即一个一致性的现实是如何从不一致性的实在界中出现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拉康所说的符号界,即大他者。因此,只有通过拉康的视角才能说明黑格尔和谢林的共同点。谢林与黑格尔的共同点在齐泽克那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在《比无还少》中,齐泽克对谢林和黑格尔的关系作了清晰、简洁的说明:“在其《世界时代》手稿中,谢林勾勒了逻各斯(被表达的世界)从驱力的前存在论的対立中诞生的轮廓,而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试图说明‘表象’(相关于本质)是如何从存在的内在不一致性(‘矛盾’)中产生的。尽管谢林和黑格尔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差异,但是二者分享了同一关键特征:他们都试图参照存在的前秩序中的某种张力、对抗或矛盾来说明表象的出现。”<sup>④</sup>然而,在我们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史的通常理解中,谢林的哲学革命被黑格尔的巨大综合吞没了,谢林成了黑格尔哲学的“消失中的中介”。在《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这两部齐泽克阐释黑格尔的重要著作中,虽然谢林不再是论述的中心,但是对谢林的阐释构成了这两部著作的前提,而且齐泽克也不时地参照谢林,深化对谢林与黑格尔关系的论述。

### 三、《比无还少》与《绝对反冲》中的谢林与黑格尔

在齐泽克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解读中,谢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参照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谢林构成了其重新解读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谢林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将其理解为尖锐的対立,还是理解为某种表面对立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统一。在较为晚近的两部著作《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中,齐泽克聚焦谢林对善和恶的关系以及宗教的理解,更为明确地阐释了谢林和黑格尔的关系。

在《比无还少》中,齐泽克在探讨海德格尔与拉康的关系时,探讨了海德格尔对谢林的阐释,并重点讨论了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齐泽克重申了《自由的深渊》的观点,强调在谢林早期的“同一哲学”和晚期的“天启哲学”中间的论自由的论文和《世界时代》的重要性。齐泽克盛赞谢林的这一伟大贡献,认为这是哲学史上首次强调这个深渊。齐泽克写道:“这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前逻辑的驱力的世界,黑暗的存在的基础甚至寄居于上帝之心中,就像那个‘在上帝之中又超出上帝’的东西一样。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恶的起源定位于上帝自身心中的分裂,而不是从上帝那里的堕落。”<sup>⑤</sup>齐泽克

①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110.

②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112.

③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 112.

④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 809.

⑤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 12.

再次强调了谢林和黑格尔在开端问题上的差异:在黑格尔那里,开端是一个空无和否定,而且是无内容的空无和否定;而在谢林那里,这个空无和否定是一种欲望的意志。这是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关键点,开端的无不是某种一无所有的无,而是一种欲望,一种渴望某物的意志。或者说,谢林强调的无不是一种零的存在,而是作为负数的存在。“为了从存在/无进入现实的生成,其结果是实证性的某物,作为我们的开端的‘无’应该是某种‘活的无’,是欲望的空洞,它表达了产生或得到某种内容的意志。”<sup>①</sup>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谢林,参照齐泽克对海德格尔与谢林之间关系的解读是很有助益的。按照海德格尔对谢林的理解,谢林的自由不是理性的绝对自由,而是处于善恶之间的活的人类的具体自由。但是,谢林在唯心主义的体系框架和人类的有限性之间徘徊不前。齐泽克指出:“谢林不准备做的是通过丢弃唯心主义体系的框架和接受作为我们不可超越的视域的人类有限性和时间性来赞成自由的深渊。”<sup>②</sup>但是在齐泽克看来,恰恰是这种自由的唯心主义的体系框架能够使谢林将其自由奠基在绝对自身的疯狂之中。在关于善与恶的问题上,谢林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摇摆:一方面,谢林认为二者是同一的,善即是恶,恶即是善;但是另一方面,谢林又认为,恶只是善的对立面,善是先于恶的。齐泽克批判了谢林的犹豫不决或模棱两可,他认为应该做的恰恰是肯定恶先于善的结论,即非本质、过剩是本质的基础,恶是善的基础。齐泽克写道:“用黑格尔的话说,善是扬弃(或普遍化)了的恶。”<sup>③</sup>但是,海德格尔和谢林一样,在对谢林的批判中并未得出激进的结论。海德格尔的斗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否定的不同表现在哪里呢?按照海德格尔研究专家戴维斯的分析,德国唯心主义的否定最终被肯定所消解,扬弃在肯定之中。谢林的思想仍然未能突破德国唯心主义的这个缺陷。虽然谢林将自由界定为人的为恶或为善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仍然是陷入德国唯心主义陷阱之中的,具有深刻的模糊性。谢林虽然企图将“自由的体系”看作恶的形而上学,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绝对的系统性。<sup>④</sup>在谢林那里,恶仍然是上帝之爱的神圣性表现,这在本质上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但是,在戴维斯看来,海德格尔的斗争是绝对的,是开放的,它不能为任何东西所调和。齐泽克认为,戴维斯对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和谢林的这种区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黑格尔。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的斗争恰恰是核心,否定并不能被肯定所消解和扬弃。以善与恶的关系为例来说,恶先在于善,恶构成了善的基础。齐泽克指出:“黑格尔的观点比善和恶的‘开放的’斗争的观点更为激进:对他而言,这种斗争是内在于恶的,它就是恶,而善仅仅是命名了恶的部分和脆弱的自我扬弃。”<sup>⑤</sup>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谢林与黑格尔的关系上,齐泽克仍然强调黑格尔比谢林更为激进,他不再像谢林那样模棱两可,而是坚决将善奠基在恶之中,将恶看作善的前提,善只不过是归化、被驯服的恶,从存在论上说,恶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绝对反冲》的主题虽然不是探讨谢林思想,但是谢林仍然是某种前提性的存在,是齐泽克在探讨黑格尔思想时始终参照和指涉的对象。齐泽克将谢林放在哲学史上三个伟大的事件性人物组成的序列中来理解,这三个人物即柏拉图、笛卡尔和黑格尔。整个欧洲哲学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主要的哲学家展开的,当代西方思想的种种流派也都是以其不同的方式对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观点的赞成或反对。这三位哲学家都代表了某种正常运行的中断,代表了绝对自身展开过程中的疯狂的环节:“他们也代表了疯狂的环节:被理念所捕获的存在的疯狂(就像陷入爱情中一样,或在其恶魔魔咒中的苏格拉底一样),我思核心处的疯狂(‘世界之夜’),当然,还有黑格尔体系的最终‘疯狂’,概念的酒神(Bacchanalian)舞蹈。”<sup>⑥</sup>而当代学者对这三位哲学家的种种反对都是在试图驯化、归化这种疯狂的环节,将其纳入正常的轨

①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p. 12-13.

②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 887.

③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 888.

④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 889.

⑤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p. 889-890.

⑥ 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 182.

道。齐泽克认为,代表这三位哲学家的主要姿态实际上是一种退缩的体验,即从外在现实退缩到主体自身。齐泽克写道:“当谈及我思时,我们所涉及的不是愚蠢或极端的逻辑游戏(‘想象你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处置激进的自我退缩的精确的存在主义体验——一种在精神分析(作为精神的退缩)和宗教神秘主义(在所谓的‘世界之夜’之名下)中众所周知的体验。”<sup>①</sup>齐泽克所理解的黑格尔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完全不同,他不是强调理性之光,而是强调理性之光之前的一种暗夜,一种完全不同于启蒙思想的黑格尔。而这种退缩、这种疯狂,笛卡尔之后首先是由谢林所阐述的。在笛卡尔之后,谢林展开了其基本观点,即主体是一种向内的退缩,是一种存在的无限短缺。这也就是谢林在其关于原初决断的概念中所说明的。谢林在其《世界时代》中写道:这种行为一旦完成,立即就陷入了不可测的深度,因此获得了其持久性特征。这与意志是相同的,意志一旦被设置为开端和向外部的导向,必将立即陷入无意识。这是开端的唯一方式,即开端不再不是开端,而是真正永恒开端的唯一可能的方式。<sup>②</sup>齐泽克将这种开端看作另一种疯狂,但是这种疯狂恰恰是主体的真正开端,是主体得以从无意识的黑夜走向白昼的必要程序。这就是理性的疯狂,是逻辑斯的疯狂,是真正的疯狂。齐泽克写道:“最伟大的偶然性,深渊般的疯狂的终极行动,是强加一个理性的必然性于实在界的前理性的混乱的行动。‘疯狂’的真正的要点由此不是世界之夜的纯粹过剩,而是过渡到符号自身的疯狂,是对实在界的混乱强加一个符号秩序的疯狂。”<sup>③</sup>

在《绝对反冲》的结尾,齐泽克再次回到谢林对开端问题的论述。在基督教的上帝创世传说中,上帝创世是因为语词的产生,而先于语词的是空洞,是无。但是,齐泽克指出,在谢林那里,开端之前的空洞并不是无的空洞,而是其中发生了很多事情的空洞。齐泽克写道:“先于语词存在着的是盲目驱力的混乱的、精神病的世界,在其旋转运动中,带有其无法区分的律动;当语词被说出时,开端就发生了,它压抑了这种驱力的自我封闭的循环,将其驱赶进永恒的去。”<sup>④</sup>这就是拉康精神分析中的实在界的符号化,那种盲目驱力的世界就是实在界,而语词被说出之后,实在界就被符号化了。齐泽克认为,这种前存在的世界就是比无还少,是德谟克利特的虚空(den)。因此,重要的事情是区分两种无。这两种无是齐泽克在《比无还少》中讨论量子物理学的希格斯场的时候详尽讨论过的。在那里,齐泽克区分了两种真空:一种是虚假的真空,一种是真实的真空。前一种是前存在的无,即虚假的无,是虚空的无,在这种无中,需要消耗能量,所以这种无事实上是某种有。后一种是真实的无,这种无是被设置的无。齐泽克写道:“因此至关重要是区分两种无:前存在论的虚无之无,‘比无还少’的无,和被设置的无本身,作为直接否定的无——为了某物(有)出现,前存在论的无必须被否定,即它必须被设置为直接的/明确的空洞性,并且只有在这种空洞性之内某物(有)才能出现,才能存在着‘某物(有)而不是无’。”<sup>⑤</sup>这两种无,即前存在论的空洞之无和被设置的真实的无,之间的区分是非常难以理解的,这也是齐泽克反复提及的一种区分,在《比无还少》和《绝对反冲》中都是极为关键的术语。重要的是理解第一个无,即虚假的无,它是无,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无,而是某种有,也就是说,它需要消耗能量以维持这种无,这就是德谟克利特的虚空之无。德谟克利特的虚空并不是真正的虚空,而是某种比无还少的虚空,或者说是需要一种负能量,只有在这种负能量的支撑下,它才能保持平衡,而不是零能量。而被设置的无,才是真实的无,或者说是一种零的状态,是零能量。这也是齐泽克如此重视谢林的原因,因为谢林实际上将德谟克利特的虚空以来的这条唯物主义线索继承下来了,这大概也是

①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p. 182-183.

②参见 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 185.

③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 185.

④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 384.

⑤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p. 393-394.

齐泽克常常将谢林、本雅明和海德格尔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这是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处,也是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它不是基于某种实存的物,不是从存在出发,而是从虚空出发。由此,齐泽克断言了其相对于智慧立场而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智慧的立场是空洞带来最终的和平,一种在其中一切差异被抹除的状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即使在空洞中也不存在和平。”<sup>①</sup>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就是根本没有和平,一切都是斗争,即使在虚空中也存在着斗争。

但是,齐泽克从德谟克利特那里开始的这种作为唯物主义起点的虚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存在不同呢?黑格尔辩证法难道不是从一个肯定性的存在开始的吗?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开端的存在,包含了一个最小重复,这个最小重复将存在过渡到了无。齐泽克写道:“第一个存在尚不是与其对立面重合的纯粹的存在,而是前存在论的‘比无还少’,其名字在德谟克利特那里是den(虚空);通过原初的重复,这种(原-)存在被放置在无的纯粹性(空洞位置)中,并由此变成了某物。”<sup>②</sup>由此就把黑格尔与谢林统一起来了。

齐泽克对谢林的解读,很大意义上不同于传统哲学将谢林哲学思想理解为一个先验唯心论体系,而是在其先验唯心论体系之下发掘其唯物主义的实质。谢林是很大意义上被忽视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齐泽克对谢林思想的阐释重新将其置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之中,恢复了其重要地位,将其视为德国古典哲学向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齐泽克认为,在谢林哲学思想中,已经以某种方式包含了实在界、死亡驱力等精神分析的关键思想,谢林哲学思想是拉康精神分析哲学思想的先驱。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我们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重要一环的谢林哲学思想的研究和理解一直停留在其《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对其革命性的一面不够重视,甚至对谢林的整体思想产生了某些误解和曲解。齐泽克对谢林思想的解读,为我们正确理解谢林开辟了一条新的进路,值得我们重视。

## The Abyss of Freedom: Žižek's Interpretation of Schelling's Thought in His Later Years

Li Xixiang

**Abstract:** Slavoj Žižek concentrated on elucidating the thought of Schelling's late years in his books *The Abyss of Freedom* and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helling's manuscript *Ages of the World*, Žižek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an abyss preceding the beginning in Schelling's thought, i.e., the abyss of freedom, and that abyss of freedom is consistent with Hegel's "night of the world." In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Žižek elabora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Schelling, pointing out that they share a common "foundational operation" i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that is, the innate position of disorder in relation to order, the disorder is the basis of order, and this "foundational operation" can only be elucidated through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In *Less Than Nothing* and *Absolute Recoil*, Žižek further develops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elling and Hegel, demonstrating that late Schelling and young Hegel are fundamentally aligned in their thought. This alignment was also recognized by Lacan, and therefore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is the true heir to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Schelli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serves as a precursor to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opening up a new path for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Schelling's thought.

**Key words:** Žižek; Schelling; Hegel; *The Abyss of Freedom*

(责任编辑:周文升)

<sup>①</sup>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 415.

<sup>②</sup>Slavoj Žižek, *Absolute Recoi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 385.